

石壁

拖著疲累的身軀，湯姆將手中的咖啡置於身旁的小桌臺，換上鮮橘色實驗衣及配備，推開實驗室艙門，按下頭套上錄影按鈕：「現在時間西元二五二八年，我是湯姆傑克森，這是第五十四次實驗，地點中國，時間西元一千零四年，北宋景德元年。」

「喝！哈！認輸吧！現在求饒我就饒了妳！」

「想得美！我燕兒才不吃你這套！看招！」

李景道與梁燕燕是從小一起玩樂的青梅竹馬，平時最快意的事兒就是拿家裡將丟棄的鈍木劍相互對劍，這日兩人一如往常般在梁燕燕家後院玩耍，正自激烈，李景道手卻突然一滑，手中木劍飛了出去，梁燕燕先是一驚，接著立即施力，將自己已出手的劍轉刺向一旁石壁，免得傷到李景道，李景道驚嚇之餘，兩人卻都注意到一旁石壁有所動靜，木劍卡在石壁縫隙中，縫隙與裂痕卻發出刺眼亮光，且不時吡吡價響，甚是詭異，兩人互看了一眼，趕緊牽起對方的手望家中狂奔，腦中盡是平時惡夢與胡思亂想的景象。

湯姆將面罩戴上，掏出了破舊不堪的皮夾，皮夾左邊放的是妻子和女兒的照片，女兒有雙像極了自己的藍眼睛及一頭亞麻色頭髮，右邊則是充滿希望與光明的「美洲大帝國」星條旗，湯姆嘆了口氣，踏入了實驗通道。

「娘！不好了！石壁古怪的緊！石壁……。」

「燕兒，娘跟妳說過多少次，玩耍不可超過一個時辰，妳看看現在幾時了？今日是村長女兒芷玫姊姊的成親之日，妳難道忘了嗎？」

「但是那石壁……。」

「不許再多說，趕緊換上昨日剛跟你新買的紅袍，莫要遲到惹人說個不是！」接著斜眼瞄了一旁的李景道，不耐煩地道：「景道，你快回家吧！」

梁燕燕正要插嘴，李景道卻忙道：「是的，春姨。」

梁燕燕的母親劉春，相貌標緻，五官清秀，在關霖村是出了名的大美人，儘管已為人之母，卻仍風韻猶存，當年嫁給「關霖三俊」之首梁以俠，兩人可說是金童玉女，頗為匹配。

梁以俠天資不凡、相貌堂堂、家世顯赫，和二弟管以漢、三弟童以全並稱「關霖三俊」。

二弟管以漢五年前沒了兒子，痛心不已，是以出家為僧，望能平靜心靈，但究竟兒子何以失蹤，至今仍是個謎。

三弟童以全則是今日將與吳芷玫成親的郎君。

梁燕燕從小生長在這般響噹噹的家庭，天資如同父親一般聰穎、面貌如同母親一般美，家中又僅她一個掌上明珠，從小自是備受呵護，偏偏她個性卻像個野丫頭般，淘氣調皮、鬼靈精怪，毫不受拘束管教，令梁以俠、劉春兩人頗為苦惱。

「娘，景道哥哥為什麼不能來芷玫姊姊的大喜之日？」梁燕燕坐於轎子上問道。

「妳想芷玫姊姊什麼人？村長千金的大日子難不成連那種人家也能參與？」劉春的語氣充滿不屑。

梁燕燕氣得嘟起小嘴，從小最不爱聽到的就是母親嫌棄村裡的窮人家，在梁燕燕心裡，李景道就是個待自己不薄、陪自己玩耍的好哥哥，卻要被自己的母親嫌個不是，劉春復道：「妳再不學習端莊，將來就覓不得如意郎君，到時要是落得李家這般落魄，我可救不著妳。」

梁燕燕眼眶泛紅，道：「景道哥哥從小沒爹沒娘，甚是可憐！李伯伯和李阿姨願意收養他，很是令人敬佩的！就算物資沒有我們這般優渥，又如何呢？景道哥哥他……」

他待我很好很好的！」

劉春狠狠瞪了梁燕燕一眼，怒道：「燕兒，妳休再與李景道有所往來！」梁燕燕已哭紅了眼眶，卻不敢再回嘴。

劉春心裡其實默默念著燕兒口中的「石壁」，卻未多言。

「爹娘！我回來了！」李景道氣喘吁吁地跑回家中，心裡念著的除了那詭異的石壁閃光外，還有幾分對於春姨不屑眼神的耿耿於懷，但轉念又想：「春姨再怎麼瞧不起我，燕兒還是待我一般好，以後我有了成就，哪還有人會瞧不起我呢？」

於是心中恢復了幾分平靜，腦中再度出現了石壁閃光的景象。

「景道，今日是童以全和吳芷玫的成親之日，大夥兒都去吳家熱鬧了，我們可清靜啦！」李景道明白母親總是用輕鬆快活的語氣將那些難受之事帶過，實是不希望李景道養成自卑的性格，也因此儘管家徒四壁而備受歧視，李景道從小仍有著不凡的志氣，也不枉母親這番用心了！

李景道和爹娘提到石壁之事，只見李夫婦愀然變色，道：「景道，爹娘養你這麼久了，你可曾想過咱們為何這般窮困落魄？」

「爹娘養育之恩已是萬分難以報答，怎敢嫌棄？」李景道不明白爹娘何以突然言此。

「廿年前爹娘的親生女兒李芙蓉正值花信年華，長得很是秀麗，當時和王家公子十分投契，兩人成親之日就似今日童以全、吳芷玫一般熱鬧。豈知上天竟萬般捉弄人，成親不到一個月，一日芙蓉出外採花兒，就再也沒了音訊，至今仍舊沒有人知道芙蓉到底去了哪裡……。」

李夫人言此不禁淚流滿面，但即刻深吸了一口氣，止了淚水，復道：「於是咱們夫婦倆花光了積蓄，只望能夠找出芙蓉的下落，但關霖村……實是沒什麼資源，人人天天在攀附權貴，也沒什麼餘力做其他的事兒了。劉家大小姐劉春又看咱們家很不順眼，咱們一時也沒了什麼人脈。」語畢，僅僅嘆了口氣，嘆盡了無奈與悲傷。

「只不過皇天不負苦心人，咱們夫婦倆一日在林家石壁旁找到了一小塊碎花布，確實是芙蓉生前最喜愛綁在腰上的布，雖然僅僅是碎片，仍然重新燃起了咱倆的希望。」

「景道，萬萬要小心所有石壁呀！當年咱們提醒村莊的人們別靠近石壁，眾人根本不理睬，但咱們就是覺得石壁古怪，只望你多留意安全才是。」

「是的，爹娘，兒絕不會讓爹娘操心。」心中卻暗自打算要將如此離奇之事調查清楚。

「唉！話說當年興起的名門大戶，包括梁家、劉家和吳家，各個去做了官府的走狗，咱夫婦不願意，於是錢財就這般『只進不出』了。」李夫人嘆道。

「景道，儘管咱們窮，咱們窮得有志氣，咱們不去追求功名、不攀附權貴，不為五斗米折腰！錢財乃身外之物，明白嗎？」李先生更是加以叮嚀。

李景道聽了既心疼又感動，心中默默許下心願，將來必定要「揚名聲，顯父母」以報爹娘這番恩情。

「湯姆，聽得到嗎？」湯姆耳裡的微型對講機響起，是長官鮑伯的聲音，湯姆忙道：「是的，長官。」「東六區的一道石壁受到損害，立即以最快速度恢復原狀，並確認周遭有無異狀，以及是否有人目擊，一切調查完畢務必回報。」「是的，長官。」湯姆明白實驗室受損的嚴重性，若不趕緊修補，後果將不堪設想，想起今日晚上還要回家幫女兒慶生，雖已疲累不堪，卻硬是打起了精神，拿起了工具前往修補。

劉春牽著梁燕燕的手，下了轎子，進了吳家，梁以俠已在門口和兩人會合，眾人一見到三人步進門廊，各個逢迎諂媚，贈禮的贈禮、奉承的奉承，令梁燕燕厭惡甚矣。

經過約莫半個時辰的寒暄，終於到了花轎迎親的時刻，梁燕燕趁各人向門外張望之時，一溜煙兒鑽出了人群，眼看後方無人追來，立時發足狂奔，想逃離那冠蓋雲集之地，那汲汲營營之氣可壓得她喘不過氣來，漫無目的地狂奔之餘，腦海中突然浮現石壁的閃光，於是決定跑向後院石壁一探究竟，儘管萬分詭譎，但總比吳家氣氛要好得多。

梁燕燕奔至石壁前，見了那景象，嚇得花容失色，雙腳卻竟不聽使喚，仍然牢牢抓著地，動彈不得。

鮑伯緊盯著螢幕，嘴裡仍不住向湯姆催促，只望湯姆莫將自己廿年來的心血付諸東流。儘管明白自己的實驗是萬分不人道，但權力功名在即，誰又肯輕易鬆手呢？望了望胸口的星條旗以及桌上立著的自由女神像，鮑伯彷彿重新燃起了鬥志，於是違背著泯滅已久的良心，對著領口對講機道：「湯姆，倘若遇著了人，與前些時候一樣——格殺勿論。」

又擔心湯姆心有不忍，故又言：「放心，只是將他們帶離十一世紀罷了，並非當真『殺』，湯姆，你很清楚的。」

「是的，長官。」湯姆掏出了槍支，恨不得槍支能射穿這變態扭曲的社會。

這已是湯姆第五十四次執行實驗，過去的五十三次，他很明白在那沒有槍械與子彈的年代，人性是多麼純樸自然。從史前時代的地中海流域，一直到二十世紀的中國，過去的幾萬年，人們渾然不知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幾千、幾萬年後的美洲大帝國所監控，那些倒霉地發現了蛛絲馬跡的人們，一律遭害。

湯姆穿越了實驗通道，迎面而來的是刺眼的光芒，雖酷愛這般難得一見的潔淨空氣與和煦涼風，卻未多加留戀，趕緊前往東六區修補石壁。

「俠哥，燕兒呢？」劉春畢竟為人母親，最先發現梁燕燕已不在身畔。

「那野丫頭就愛亂跑，等會兒玩膩了自然會回來的。」梁以俠沉浸在各人的阿諛之中，好不陶醉！

劉春雖也聽得如癡如醉，但愛女心切，仍不放心，道：「俠哥，你忘了去年離奇失蹤的女娃嗎？廿年前王伯伯……王伯伯的新婚妻子？還有你二弟以漢哥的獨子？不都是因為愛四處亂跑而消失得無影無蹤？至今都還是咱們關霖村未解之謎呢！」劉春每當提及王伯伯之妻總會結巴，梁以俠早已習慣便未多加細想。

梁以俠只覺燕燕聰穎慧黠，必定會自己回來，故仍只是敷衍塞責劉春幾句，並不著急。

梁燕燕眼前是一名穿著鮮橘色的衣服、全副武裝的陌生男子，有著一雙如碧海藍天一般美麗的藍眼珠子，以及一頭亞麻色的頭髮，男子正將梁燕燕的木劍從石縫拔出，梁燕燕從未見過長得這般怪異的男子，且手中還握著自己的木劍，是以嚇得魂飛魄散、花容失色，發足想逃，但苦於雙腳不聽使喚僵硬不堪，只好硬著頭皮待在原地。

湯姆見到梁燕燕也是一驚，不知道是從哪兒冒出來的小女孩。

兩人頓時不知所措，仔細打量著對方，心跳不停地加快，但須臾之間，彷彿也不這麼畏懼對方了。湯姆隨即回神，想起長官鮑伯之言，立刻拿起槍支上膛，卻怎麼也扣不下板機。梁燕燕逐漸冷靜，慢慢卸下了心防，但一見到槍支，只道那是大人玩的木棍，反而玩心大起，道：「叔叔啊，你要玩木棍可早點說唄！我就用不著畏懼你啦！來！我用我的木劍和你對打！」說著就將湯姆剛拔起的木劍拿起，「看招！」

湯姆絲毫沒有料到這小女孩的反應竟是如此天真，腦海中浮現第四次實驗時碰觸電線的美貌姑娘，第廿八次時誤闖基地臺的男童，以及第卅九次中槍的女娃，哪一個不是讓自己極負罪惡感而失眠多夜？如今這板機若再扣下，眼前的女童將會永遠離開這美好的世界，被帶去二十六世紀的美洲大帝國冷凍，如此濫傷無辜，當真是替美洲大帝國發揚的方法嗎？

梁燕燕看男子神色有異，道：「啊！是了！我也真是魯莽，忘了和你自我介紹。」雖想起母親曾叮嚀女子絕不可輕易告訴他人閨名，然而梁燕燕生平對繁文縟節本就十分厭惡，對眼前這男子又是極為好奇，想探究一番，故好不顧忌地道：「我叫梁燕燕，叫我燕燕或燕兒都行，今年十歲，我啊，最喜歡和別人玩耍兒了！今日是村上的大日子呢！可是我偏不愛與大家湊熱鬧，我偏愛來後院玩耍！」

湯姆百感交集，他明白鮑伯現在必定透過錄影畫面監視著自己，再不扣下板機定然將遭到除職；但見梁燕燕那純真無邪的模樣，想起自己家中嗷嗷待哺的女兒，這要人如何能夠狠心？且梁燕燕……何以這般眼熟？

「咱們二十六世紀的人，早該學習當個冷血動物了。」「若割捨不下，便非大丈夫。」「淚水只為國家流。」「情感，那是過時的東西。」一句句從小聽慣了的話如今迴盪在耳，湯姆萬般掙扎，板機是扣還是不扣？湯姆想起自己從小總是因心軟而捱罵，這時卻又與自己的良心天人交戰，雙眼佈滿了血絲，梁燕燕不禁懼道：「叔叔，你……」

湯姆終舊抵不過自己的良心：「跑啊！跑！跑得愈遠愈好！叫村裡的人再也別靠近任何石壁，跑啊！快跑……快跑啊……！」湯姆拼命地大喊，歇斯底里地吼著，梁燕燕見湯姆面目猙獰，雖再度心生畏懼，同情之情卻也油然而生，不忍離去，直到湯姆朝梁燕燕身旁地板開了一槍，梁燕燕才嚇得趕緊逃跑。

湯姆跌坐在地，正想朝自己太陽穴開槍了斷，卻又想起了妻女，於是緩緩將槍支置於地上。

這一刻，連歇斯底里的力氣都沒有了。

梁燕燕不知所措，到底該回家？還是該回去找爹娘？此事又該不該向外人道也？那位叔叔到底又是怎麼了呢？

「是了！去和景道哥哥說，景道哥哥一定有辦法。」梁燕燕心想。

於是梁燕燕毫不顧忌母親之「禁李令」，仍舊踏著步伐前往李景道住處。

這時李景道正好要前往石壁一探究竟，途中巧遇梁燕燕，梁燕燕將整個事情的經過告訴了李景道，只見李景道緊緊擁著梁燕燕，道：「咱們關霖村差點就失去了妳！」

梁燕燕一頭霧水，不明白李景道何以如此反應，李景道並未多言，牽起梁燕燕小手，望石壁奔去。

湯姆跌坐在地，心想自己能救一個小女孩，難道不能救這個世界？這個世界雖被美洲大帝國掌控著而渾然不知，卻又照著自己的秩序發展著；這個世界充滿著人性百態，但起碼，還存在著人性；這個世界並未扭曲，至少它還存在所謂「過時的」情感——多麼地令人嚮往。

於是湯姆掏出了皮夾，又看了一次妻女的照片，接著拿起了梁燕燕的鈍木劍，進了實驗通道。耳中的微型對講機響起，仍是鮑伯的聲音。

這時湯姆早已將自身安全置之度外，反而內心平靜，毫無畏懼，他關閉了對講機，斷了與鮑伯的聯繫，遲疑了一下，卻未將錄影功能關閉，一通過實驗通道，立刻拉開了艙門，直奔冷凍室，放眼望去：姑娘、男童、女娃，依然如當年安詳。

梁燕燕和李景道一見石壁空無一人，甚為詫異。

「叔叔！叔叔！能不能求你還我芙蓉姊姊呢？」李景道望石壁大喊，他明白芙蓉姊姊的失蹤肯定和燕兒口中的「叔叔」有很大干係。

梁燕燕發現木劍不見了，道：「叔叔啊！我們家還有很多很多鈍木劍呢！你要的話可以給你呀！你別躲啦！出來一起玩兒吧！」

李景道見梁燕燕如此不禁莞爾，此事攸關生死，豈能嬉鬧？但燕兒一向如此，雖稍欠莊重，卻總是在緊要關頭給了眾人喘息的一刻。

劉春對於梁以俠的敷衍塞責很是不滿，對「石壁」又很不放心，於是自行離去前往找尋梁燕燕，加快腳步前往自家後院。

一見到後院見李、梁兩人在一塊兒，劉春正欲發怒、梁燕燕正欲解釋，三人卻見湯姆再度出現，這次卻是抱著一摺白色半透明冰盒，不斷冒煙，劉春驚道：「湯姆！」，接著見了冰盒，復道：「芙蓉！」

李景道這一驚非同小可，連忙向前去看。湯姆抬頭望見了劉春，看見劉春牽著梁燕燕的手，終於明白為何初次見到梁燕燕會感到如此眼熟，對劉春冷冷地道：「令媛可半點也沒學到妳的狠心！」

劉春低下頭，對梁燕燕道：「燕兒，妳道此人是誰？」

「這位姊姊真像李阿姨。」梁燕燕道。

「燕兒，她是我的姊姊阿！」李景道泣道。

李景道見了冰盒內的女子，雖毫無血色卻仍面容姣好，是個不折不扣的美人兒，樣貌似極了李夫人，李景道不禁淚如雨下，想到爹娘多年來的思女之情，必定極為難熬，卻從未要自己分擔，既慚愧，又感傷。

湯姆將冰盒至於地上，便立刻跑回實驗通道。

劉春望著冰盒內的芙蓉，緩緩地道：「燕兒，廿年前，娘做了很不好的事。」

劉春望向李景道，道：「景道的姊姊，芙蓉姊姊，是當時關霖村人見人愛的女子，而娘與她年紀相若，容貌也不亞於她，但卻總少了她幾分和善，是以長輩見了她就樂得開懷，男人見了她各個神魂顛倒，娘心裡是很吃味的。」

梁燕燕從未見母親言及自己的過去，此時格外仔細地聆聽。

李景道在一旁靜靜地聽著，一邊試圖解開冰封已久的冰盒。

「後來有一天，我出外採花兒時，見到林家石壁有根長得既似藤蔓又非藤蔓的黑色長線，好奇心驅使下，我碰觸了它，就猶如妳之言，石壁確實古怪，且不時發出刺眼光芒，吡吡價響。我一時沒了主意，不知所措，這時石壁旁竟冒出一名男子，也就是湯姆叔叔，他拿起了一根黑色長木棍，發出了『噠噠』的聲音，正瞄準著我的胳膊，並小聲地道：『我叫湯姆，失禮了！』這時我心想不妙，莫非此人欲傷於我？於是我放聲大叫，湯姆作勢要我別出聲，但路過的芙蓉已經聽到了，她這人就是好心腸，也不先想想會不會有危險，就這般奔至我與湯姆面前，道：『春姊姊，這人要傷妳嗎？』我一時百感交集，雖然很是感動她這般關心我，但就是因為她這好心腸，使得天底下人人都愛她！我就是恨她這般好！恨她對我也一般好！又見到湯姆癡癡望著芙蓉，目光完全離不開她，我一時妒火攻心，將湯姆手中的黑木棍一撥，這下湯姆手指正好一滑，一粒金色如果實一般的小石頭射向了芙蓉腰上的花布，一片碎布掉落在地上，芙蓉就這般昏了過去，我不知道事情會如此嚴重，立刻望回奔跑，湯姆原先要追上來，卻似乎因關心芙蓉傷勢而作罷，留在原地大吼一聲，就無聲無息了，我就這般一直跑、一直跑，跑到家中愣在原地，不知該如何是好。事後再回到林家後院的石壁，確是一點蹤跡也沒有了。人人只道芙蓉失蹤，我怕捱罵，是以從未向各人提起當日之事，後來以漢哥的兒子失蹤、錢家女娃失蹤，我都想到芙蓉與湯姆，誰知今日竟……。」

「春姨，原來這就是妳一直遠離咱們家的原因。」李景道憤然道。

「景道，春姨確實萬分對不住你們家，我當時只希望令尊令堂能夠死了找尋芙蓉的心，故不斷試圖斷絕李家人脈，並工於心計地排擠李家。景道，春姨……。」

「娘，您怎麼這麼歹毒！」梁燕燕入世未深，不敢相信自已母親竟做出這等事來。

李景道將頭撇了過去，實是再也不願見到春姨。

這時湯姆再度回到石壁前，抱著兩個較小的冰盒，但這回湯姆頭上卻鮮血直流，傷痕累累、遍體鱗傷，淒慘之甚讓人不忍直視。

湯姆拚了命地將芙蓉、男孩及女娃抱回此地，並欲毀了實驗通道，停止這變態扭曲、極不人道的實驗，讓這些無辜的人們自由地生活，從此與極具威脅的未來人斷絕關係。但此事可不是湯姆一人能夠輕易決定，對講機一關閉，立時警鈴大作，一批批機器人大舉向實驗室前進，正當湯姆抱著男童與女娃的冰盒要離開冷凍室時，鮑伯一聲令下，機器人們朝著湯姆不斷攻擊，湯姆屏著意志力匯聚的一口氣，終於狼狽不堪地進入了實驗通道，才成功將男童及女娃帶回這片土地。

梁燕燕見狀簌簌淚下，儘管她尚不明白這一切到底是怎麼回事，卻能感覺到湯姆叔叔為了眾人拚了命地付出了一切。小小年紀的她並不懂所謂人情世故，但對於人與人之間最真切的情感，卻是再敏感不過的。見了鮮血直流的湯姆叔叔，梁燕燕立時向前抱住了他。

這一刻湯姆與梁燕燕相擁，兩人的軀體來自不同時空、靈魂卻緊緊地繫在一起，人性的溫暖、情感的真摯，終究在每個人的血液中流動。這一刻，彷彿時空停止運轉、萬物不再變遷，剎那即使永恆般天雷勾動地火。

片刻後，湯姆向梁燕燕道：「燕燕，我得去毀了這通道。」

只見劉春正走進通道，拿起了湯姆身旁的炸藥，並將拇指放於紅色按鍵之上，湯姆見狀立刻奔向石壁要將劉春救出。但只見劉春向通道口道：「讓我來了結此事吧！」語畢即閉上眼，將拇指下壓。

「轟！」湯姆本已遍體鱗傷、命在旦夕，如此一震，登時斷氣，梁燕燕正要向前，卻被李景道一把拉住。梁燕燕瘋狂似地又哭又吼，一會兒喊著娘，一會兒喊著湯姆叔叔。

李景道見三個冰盒皆被炸藥的溫度融化，趕緊向前抱起芙蓉、男孩及女娃。

梁燕燕哭著哭著，就累得睡著了。李景道往返了四趟，將四人平安揹回村裡，並將自己的木劍刻上「『八面玲瓏』劉氏之墓」至於石壁前，一旁湯姆的槍枝則放上一朵木芙蓉。

鮑伯一見湯姆成功逃離，又見通道遭炸，頓時悵然。

良久，向秘書潔西卡道：「中國北宋暫告失敗，四世紀的笈多王朝進行的如何？」

實驗桌上放置著一把鈍木劍及一片錄影帶，木劍上方有張紙條：「女兒，生日快樂。」